

小說讀本

下

增訂版

二魚文
75



臺灣現代文學教程

SHORT STORIES

梅家玲 郝譽翔 — 主編

小說讀本

增訂版

㊦

梅家玲 郝譽翔 —— 主編

臺灣現代文學教程

SHORT STORIES

二魚文化 人文工程 E042

【臺灣現代文學教程】

小說讀本

增訂版(下)

主 編／梅家玲、郝譽翔

策 劃／葉振富、梅家玲

編輯委員／方杞、方梓、王瓊玲、石曉楓、向鴻全、朱惠足、朱嘉雯、江寶釵、

吳達芸、呂正惠、李瑞騰、李翠瑛、施淑、洪珊慧、梁竣瑾、張素貞、

莊宜文、許秦蓁、陳翠英、陳憲仁、黃文成、黃錦珠、楊清惠、羅秀美

責任編輯／馮銘如

美術編輯／蔡文錦

校 對／耿立予

副總編輯／黃秀慧

出 版 者／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／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1號3樓之2

網址 www.2-fishes.com

電話 (02) 23515288

傳真 (02) 23518061

郵政劃撥帳號 19625599

劃撥戶名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林鈺雄律師事務所

總 經 銷／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 (02) 89902588

傳真 (02) 22901658

製版印刷／漾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／二〇一二年五月

定 價／三四〇元

ISBN 978-986-6490-68-2

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(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更換)

題字篆印 李蕭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臺灣現代文學教程. 小說讀本 /
梅家玲, 郝譽翔主編. -- 二版. -- 臺北
市: 二魚文化, 2012.05
432面; 21*14.8 公分. -- (人文工程;
E042-2)

ISBN 978-986-6490-68-2(下冊: 平裝)

857.61

101009012

〈上冊〉

編輯凡例

● 010

(導論) 打開臺灣小說之門

● 012

一桿秤仔

賴和 ● 024

送報伕

楊逵 ● 036

植有木瓜樹的小鎮

龍瑛宗 ● 078

傾城之戀

張愛玲 ● 132

鐵漿

朱西甯 ● 178

小說讀本

CONTENTS 目錄

草	郭松燊 ● 404
江行初雪	李渝 ● 376
山路	陳映真 ● 342
自己的天空	袁瓊瓊 ● 322
兒子的大玩偶	黃春明 ● 294
嫁粧一牛車	王禎和 ● 268
遊園驚夢	白先勇 ● 240
欠缺	王文興 ● 222
水上組曲	鄭清文 ● 196

〈下冊〉

日頭雨

李永平 ● 4 4 2

舞鶴村的賽會

宋澤萊 ● 4 6 2

世紀末的華麗

朱天文 ● 4 7 2

想我眷村的兄弟們

朱天心 ● 4 9 2

調查：敘述

舞鶴 ● 5 1 4

她名叫蝴蝶

施叔青 ● 5 3 2

小說讀本

CONTENTS 目錄

囓鬼

甘耀明 ● 770

暗影

童偉格 ● 754

舊家的火

黃錦樹 ● 724

秀才的手錶

袁哲生 ● 704

以上情節……

蘇偉貞 ● 686

彩妝血祭

李昂 ● 632

百齡箋

平路 ● 594

降生十二星座

駱以軍 ● 560

日頭雨

李永平

小樂敞著瘦愣愣的一副胸膛，大日頭底下走回家來，嘴裡不停的詛咒著天熱。他娘低著頭一個人坐在門檻上，出了神，只管揀著米裡的穀，聽見他一腳踹開了籬芭上的板門，眼皮也沒抬，說：「隔壁小順嫂才過來報訊，劉老實今天又在鎮上露了面。」小樂聽了，在門口日影裡站住，瞅了他娘一眼，臉一轉，望著屋前那一片白花花的水塘。「娘，你身上脫了兩個釦子了。」他娘放下膝頭上的米盆，把衣襟一攏，遮起了兩隻老乳，從頭上拔下了一根髮夾扣住心口，嘴裡說：「這兩天，你就死心在家裡好好的挺著，躲一躲那個兇神吧，你要再造出孽來，我就一頭撞死在這門上叫你看！」小樂挨在他娘身邊蹲坐下來。「鬼天時！熱得人直冒涼汗，一個月沒下雨了。」他娘回過了臉，不聲不響，好半天，只管端詳著他。「你莫詛咒天公，早晚要給雷劈的！」老人家探過一隻手，悄悄地摸了摸兒子的心窩。「大熱天出冷汗，自己去熬一碗薑湯灌了吧！」

小樂走進廚房，舀了水，照自己頭上澆了一瓢。他娘抱著米盆，跟了來，看見兒子兩隻手撐住

水缸沿望著那半缸渾水，癡癡的可不知想著什麼。「看你自己那張臉！青青的，死人一樣。」罵了一聲，把米盆砰的往灶頭上一擱，櫥櫃裡，摸出了生薑。小樂抬起了頭，從肩膀上扯下汗衫抹起了臉來，走到天井下，腳一抬，就在那條打著盹的母狗心窩上狼踹了一腳。「娘，我心裡惡泛泛的，聞到生薑就想嘔！晚上熬給我喝吧。」他娘搖著頭：「又造孽了！」

隔壁，小順的年輕女人捧起奶子哺著懷裡的孩子，笑嘻嘻的走進了廚房來，望著小樂的娘，說：「我走過你家門前，望望你，老人家，聽見你家裡那狗兒叫得好可憐。」那條拴在天井下的小母狗窩盤在日影裡，哼唧唧，伸長一根舌頭舔著自己的心窩，時不時，翻起眸子來睨了睨小樂。老人家搖搖頭，把一塊蹄膀骨頭扔進了天井，嘴裡說：「誰知道，他這回又是從那裡偷雞摸狗來的！」小樂撥過了一口熬豬食的鐵鍋，一使勁，架上了大灶，灌了十幾瓢水，一聲不吭，就在灶膛裡生起好大一堆柴火。小順的女人瞅著他從櫥櫃夾層裡抽出一把冷森森的尖刀，自己抱起兒子，走到天井下，笑嘻嘻的對小樂的娘說：「好俊的一條母狗！一身黑毛，賊亮賊亮的，還小喇，沒生養過狗仔的。」老人家聽了，一句話也沒有，抱起一口小小的石磨坐出門外，低著頭磨起了米漿。

小順的女人抬起頭來，望了望天色。「一個月不下雨了！這幾天，一片天毒藍藍的，今天可好，冒出了一團暗灰灰的雲頭。」抬高了嗓門，朝門外喊了一聲：「老大娘，要變天了！」小樂的娘只管推著磨上的石盤子，頭也沒回，像對自己說：「早該變天了，天公不開眼，叫日頭把一鎮的人熬死了吧。」

小樂聽了，咬咬牙往磨刀石上澆了一瓢水，揩起尖刀，蹲下了身去。小順的女人就站在日影裡

看著他在石頭上，磨起刀來。她那兒子吃奶吃在興頭上，笑嘻嘻，把牙根狠狠一咬。「小祖宗！一歲大，就長了牙，將來又是個坑娘的！」他娘瞪了個眼，輕輕打了他一個嘴巴，罵道。門外，小樂的娘聽了，說：「你還沒見識過我家這個偷雞摸狗的！懷他的時候，在我肚皮又蹬又踢，月子裡，餵他吃奶，那張嘴巴咬啊啃啊，好不容易，養到兩歲大了，就長出了一口尖尖的牙，找他前世的仇人報冤來了。」小樂把刀磨快了，往腰帶上一插，抬起頭來瞅住了他娘說：「我生下來就是個歪，腦殼子裡，長了一隻咬腦蛆，早晚一天把我咬出了失心瘋，娘，你就趁心了吧。」他娘低著頭轉著磨子，半天，一回頭對小順的女人說：「你看，我養的什麼好兒子！牙齒利了，胳膊粗了，連我這個親生老娘也降他不住了。一天到晚趕著孫四房那個大流氓頭叫親哥哥，乾阿爸，跟進跟出，幫嫖，幫賭。那晚萬福巷裡迎觀音娘娘，孫四房他造了孽，眼下劉老實回來了，就讓那兇神自己去收拾收拾吧。」

大灶上的一鍋水蒸蒸騰騰地滾了起來，灶膛裡，柴火燒得噼啪響。小樂打起赤膊，烏鰓鰓的一條身子淌出了汗，手上一條汗衫，抹著額頭，佝著腰往灶膛裡一根一根送進了柴枝。小順的女人撮著心窩，一張臉，喘紅上來，抱起兒子懶洋洋地走到廚房門口，瞅著老人家，說：「你說奇不奇！那天劉老實逃回吉陵鎮，下過一場日頭雨，後來可就一直不下雨，一個月了。」小樂的娘抱著石磨子走進了堂屋，把手抹乾淨了，神龕前上了三枝香，才說：「那晚，一個吉陵鎮多少男人到萬福巷看迎神！孫四房造出了那種孽，也沒見有個人上前過問一聲，一個個都變了呆頭鵝，只會張著嘴巴白站在一邊，看熱鬧！天公不報應這些人，報應誰？」

小樂一聲不吭，咬咬牙，找了一根麻繩扣在腰帶上，一扭頭避開了他娘睨過來的眼神，拎起一口麻袋，慢吞吞走到天井下。四點鐘的日頭照進了屋裡，把小樂一條細細長長的影子拖過了天井，脖子上的那一截，落到了對面土牆上，歪吊著。那光景，就像迎神賽會踩著高蹺，伸著舌頭，抖索著一把大蒲扇招搖過市的無常鬼。灶頭上那鍋水早已燒開了，一廚房熱氣。小順的女人一身汗漓漓地把乳頭從她兒子嘴巴裡摳出來，哄著他，轉過了臉，看小樂逗起了狗兒。小樂一瞪眼，抖了抖手裡那一口麻袋，齜開牙來。那小母狗在天井牆根下窩成了一團，兩個眸子，賊亮賊亮地只管瞅住了小樂。孩子開心的依在他娘胸口，看了一回，沒來由的就扯開了喉嚨哇喇喇大哭起來，張著一雙小爪子，向他娘心窩直掐了過去。小順的女人就一面哼唱哄起了兒子，一面說：「莫逗她了吧，叫人看著，心裡惡刺刺的。」小樂上前一步，把麻袋使勁抖了一抖，腳下一踩。小母狗給撩得性起，慢吞吞撐起腳來，望著小樂也齜開了牙。小樂嘻嘻一笑兩步躡了上前，不聲不響把一口麻袋當頭罩了過去，手上一抽一提，攏起了袋口，反手往腰帶上拔出麻繩，繞著袋口一連打了五六個結，勒緊了。他老娘站在廚房門口直探著頭，一眼看見了兒子這個勾當，罵出一聲：「菩薩有眼喲！」孩子不哭了，一雙白嫩嫩小手攀住他娘脖子，笑嘻嘻地瞅著小樂把沉甸甸一口麻袋攢到了地上，順腳，又蹬上一腳。

「一棍子打死了吧，看她在麻袋子裡蹬蹬踢踢的，要悶到什麼時候，才悶得死她！」小順的女人把兒子抱到了天井下，抬抬腳，在麻袋上輕輕撩了一腳。

小樂笑了笑，耳朵上拿下了半截菸，往灶膛裡，點了火，天井邊一蹲，望著日頭下又躡又躡的

一口麻袋就自顧自吸起菸來。小順的女人攢起了眉心，端詳著他，半晌冷冷說：

「你少再造孽吧！你娘她跟你說了沒？小順剛回來說，今天中午，鎮上來了個外鄉人，一張黑臉都是鬍鬚，深山裡才走出的大野人似的，一進了鎮口就走到縣倉前那株樹下，抱著包袱一坐，就坐了一個下午，好長氣的！那些心裡鬧鬼的男人們聽說劉老實這兇神又逃回來了，窩在家裡都不敢出門，疑神疑鬼的，家裡可又坐不住，這當口，一個個都挨擠到縣倉對面祝家女人店裡。小順叫你這兩天不要出門，誰知道，他包袱裡頭藏著的不是那把菜刀喲！」

「我造孽，早晚我給雷劈！我怕菜刀？」小樂摔掉香菸頭，站起身來，拿過一條扁擔走進了天井。他娘在堂屋裡，接口說：「天上有雷，地下有閻羅，你莫替他操心。」

小順的女人才不吭聲了，一隻巴掌就把兒子的小臉蒙在她心窩裡，自己站到了一旁，看著小樂探手在麻袋上摸了摸，掄起扁擔頭來，往下，結結實實打了一棍。那小母狗兒悶哼了一聲，兩條後腿頂著麻袋子只蹬了兩蹬。小樂不聲不響，照頭，又一扁擔。小順的女人這才拿開捂住兒子臉兒的手，嘆了口氣：

「這兩扁擔，打得又狠又準！上回，小順沒頭沒腦打了十來棍，那條狗兒還一個勁的悶在麻袋裡又蹬又踢。」

天井裡，那口麻袋早已癱成了一團悄沒聲息了，小樂上前去撩撥了兩腳，一灘血滲了出來。他蹲下了身，三兩下解開了袋口上的麻繩，血漚漚地掇出了那一條小黑母狗，腦殼子開了花。他娘站在廚房門口又探過頭來，喊了聲：「你好不省事！抱著你兒子看這孽業！」小順的女人緊攥

起孩子，正看著小樂從腰帶上抽出了一把尖刀，頭也沒轉，喊回道：「早打死了啦，我兒子，沒看見。」小樂呆了呆，一手撿起刀柄，一手揪住了狗脖子，冷颼颼地，刀尖在喉嘴上撥了兩撥，一刀，搥穿了血管。退後了兩步，瞅著一溜血汨出了刀窟窿，好半晌才回身走到灶頭下，一連舀了七八瓢滾燙的熱水，一瓢，一瓢，往死狗身上澆潑了起來。那小母狗兒挺起了四條腿瞪著天躺在紅亮紅亮大日頭底下，兩隻眸子，愣愣睜睜地翻了個白。小樂把刀一抹，彈了彈，隨手在石頭上擠了兩磨，一刀，剖下了心窩，順著肚臍直溜溜劃出了一道口子。他摺下了刀子，四根指頭嵌進了刀縫，上下一刨，兩邊一掰，翻開了肚臍，心肝腸子剝剝剝掏了出來。

小順的女人捫住她兒子的臉走上前，把身子蹲著，一根指頭，在死狗心窩上撩了撩，回頭瞅著小樂吃吃地笑了起來：「好傢伙，奶子也長出來了，再等半年，串上一條公狗，這小母狗可以做媽媽了。」

小樂沉著臉，舀來了半盆熱水，一面淘洗著血糊糊的肚臍，一面就說：「晚上把狗肉燉了，你拿一碗去吃吧。」小順的女人笑嘻嘻的站起身來，把嘴巴湊到兒子腮幫上，狠狠地啄噴了兩個嘴。「我不吃。」說著，捏起乳頭往孩子嘴裡一塞走出了廚房，忽然，又回過了頭：「上回，小順那死人逼著我吃了大半碗，好幾天，心裡惡刺刺的，出一趟門，老疑心街上的狗瞪著我瞧！」她勾過了一隻眼，吃吃的笑起來：

「這狗肉可真做怪，吃下去，叫人滿身火燒火燎的，燥得怪難受。」

小樂把死狗整治了，往大灶上半鍋滾水裡一攪，整個人給淘空了一般，只覺得腳下有些不穩

心神一陣恍惚，扶著鍋臺，抖索索地在一张矮板凳上坐下來。叼起一根菸，望著天井日頭下那一灘血，打了個寒噤，心頭總摺不開劉老實手裡血淋淋的一把菜刀。

那天晌晚劉老實發了狂，操起菜刀，躡出萬福巷口，滿街尋找仇人。他躲在縣倉正對面祝家茶店後院那個茅坑裡，趴著牆頭，一眼就瞅見了那個兇神悄沒聲息的閃進了隔壁孫家綢布莊的廚房，揪住孫四房的老婆，不由分說，連著兩刀，把她乳頭剮了。祝家婦人關起了店門，茅坑裡，扭出了小樂，連推帶扯的趕進了店堂，叫他自己往門板縫裡瞧上一瞧。街上一片鬧烘烘，孫四房門口，挨挨擠擠圍上了一堆吃過了晚飯的閒人，張著嘴巴，癡癡地瞅著劉老實拎起血刀從屋裡躍了出來，一聲不吭走上南菜市大街。看熱鬧的人一哄，跟上了，一個，推擠著一個，那光景就怕走失了兇神似的，好半天，外面人聲才慢慢靜了下來，只見劉老實的母親孤零零一個老婦人家趴跪在當街上，望著大夥兒的背影，放聲大哭。小樂逃出了茶店，回了家，趴在被頭裡乾嘔了一夜。他娘熬了兩碗薑湯，叫他一口嘔到老臉上。

「你天井也不收拾收拾，隔壁人家看見了血水流出來，還以為是我們家開黑店，殺人啣。」

他娘打發小順的女人出了門，走進廚房來，看見兒子流一身虛汗望著天井愣愣的出了神。老人家上前，摸了摸他心口。「涼涼的，大熱天流冷汗？叫你自己熬一碗薑湯灌了吧，有要沒緊的，這天時，中了暑氣，晚上你可不要叫給我聽。」櫥櫃裡摸出了一塊生薑，望著兒子，又說：「這幾天，你呢就死心躲在家裡，省得出去叫那兇神撞上了，一菜刀，把你也剝了。」

「娘，莫再叨唸我。」

小樂一咬牙，肩膀上扯下了那條濕搭搭的汗衫，頭上一套，回過臉瞅住他娘：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這就出去瞧他一瞧，不信，他就把我剝成六截！」背著他娘把殺狗刀悄悄揣在身上，灶膛裡，兩枝柴火撥熄了，拿過鍋蓋罩在大鍋上。

「娘，等我回來。」

小樂走出門來，一抬頭，望見西天上的大日頭，紅潑潑地早已繞成了一個火團子，待沉不沉，半天裡，吊在鎮口河隄上。一陣燥風，捲出了，小樂機伶伶打了個寒噤，身上那條濕臭汗衫黏黏涎涎，吃風一吹透出了一股涼氣來，索落落的竄上他背脊骨。隔壁，小順的女人攤開了心窩坐在門口哺餵她兒子吃奶，看見他背著日頭呆呆走過了她家門前，眨一眼，笑兩笑。小樂心頭惡泛泛一陣湧了上來，顧不得七八雙眼睛瞅著他，把手捫住心口，水溝旁，一蹲，嘔出了兩口胃酸。一條巷子靜悄悄，婦人家一身單薄白竹布小緊衣都坐到了門檻上，年少的，奶著孩子，年老的，揀著米穀，手裡一把大蒲扇只管搖過來又搖過去，時不時抬起了頭來，懨懨地望著天頂上那一堆聚起的雲頭。街上的狗都沒了聲息，三兩隻，趴在日影裡，伸長了紅舌頭抽抽搐搐喘著氣。

小樂走過了，婦人和狗一動也不動，眼睛愣愣，瞅著他。

那天六月十九觀音娘娘過生日，天時，也是這般苦熱。中午酒吃得兇了，捂住心窩死撐了一回，小樂索性把手撒了，一肚子酒餛，葷腥，嘔得一街都是。大街兩旁的店家，這赤天中午有的早已在門前擺下了香案，婦人家，捧出了香爐，頂著日頭公誠誠敬敬的拈過了三枝香，盼望今年菩薩繞境出巡心裡喜歡啊，保佑吉陵鎮上家家平安，戶戶有餘。長長的一條南菜市大街從鎮口到鎮尾，

尾，水簷下，一口一口黑鐵鍋紅通通地燒起了錢紙。小樂看呆了，半天，從祝家茶店裡挪出了一條長板凳來，搨著心口，坐在水簷下，望著那滿街進城看熱鬧的坳子佬，腩翼探探的在萬福巷口鑽進鑽出。「害了色癆的坳子佬！今天什麼日子，進城來往萬福巷裡，鑽！」孫四房拎起一瓶五加皮蹭蹬了過來，嘴裡詛咒著天熱，身上汗衫，剝去了，腳下一個踉蹌，整個人撞到了祝家婦人心窩上。「吃了酒，不回家去挺，吐得我口臭烘烘！」婦人抱著香爐，才罵出了聲，一回頭望到萬福巷口，笑嘻嘻說：「今天好大日子！劉老實放他老婆出門了。」孫四房呆了呆，手一抖，打了個哆嗦。「那一身細皮白肉！嫁了個棺材佬，白刨了。」祝家婦人捧起了香爐往案上輕輕一放，曖昧地凝瞅住了他：「四哥，你莫惹這個刨棺材的，人家說，一聲不吭，一吭聲打破了甌！」小樂心頭又一陣翻騰上來，兩三步搶到了水溝旁，嘔淨了，酒便登時醒了大半，一抬頭，看見長笙挽了個菜籃子，一身白底碎綠花，水亮水亮地，覷著眼，走在南菜市街白花花大日頭底下。滿街坳子佬側過了頭，眼上眼下，愣愣睜睜的睨睨著她。萬福巷口閃出了四個十二三歲的小小光棍，嘻著臉，躡手躡腳的，跟定了長笙直來到縣倉前那株楝子樹下。哥兒們忽然一聲唿哨，前後左右，把長笙簇擁了，學起觀音菩薩的抬轎佬一路躡著跳著，哼著嘿著。四個公頭正抬得興起，回頭卻看見小樂兇神一般追打了上來，登時，一哄都散了。小樂站在街心呆了半晌，從腰帶裡摸出一張縐成一團的鈔票，抖了抖，把腰一佝躑躑到了長笙身邊，笑嘻嘻，說：「劉家嫂子，你掉了錢啦。」長笙一張臉颺的脹紅了，低著頭只顧往前走。小樂愣愣地跟了一段路，看見兩旁店家門口婦人們日頭下燒起了香，臉一紅，把鈔票塞回了腰帶裡，慢慢挨近長笙。「今天大日子，虔誠啊！老實哥他啊還蹲在棺材店裡

刨棺材呀？」長笙回過了頭。小樂心裡打了個突，酒，又醒了兩分，慢吞吞往後退了一步瞅住了長笙，柔柔的笑了一笑。「劉家小嫂子，青天白日大街上，你莫怕，你莫怕。」店簷下悄沒聲息的擱出了一串紅鞭炮，不偏不斜飛落到了長笙腳跟前，噉噉啪啪，一陣響開來。小樂猛抬頭，看見一個小光棍，簷柱後，探頭舒腦的望著長笙只是笑，手裡一枝香火燒得亮紅。「陰魂不散小么頭，我把你們幾根鉤子毛兒都拔了吧！」小樂嘴裡咒罵著，提起拳頭五六步追到了店簷下。又一串鞭炮颺了出來，長笙挽著菜籃子獨個兒靜靜站在當街上，一時沒了主意了。小樂追著，咒著，三分酒意登時湧了上來，一使性，剝去了汗衫，敞起瘦伶伶的一副胸膛，愣瞪著，把四個小光棍追得滿街亂跑起來。家家店裡的小潑皮聽見街上鬧成一片，一個個帶了鞭炮香枝，興沖沖地跑出了店門。十來個半大小子跳躍上了大街，一面把燒得火光四迸的鞭炮到處亂扔，一面逗起小樂，滿街鼓譟：

「迎觀音娘娘！迎觀音娘娘！」

「小樂！」小順滿身大汗馱著一袋米糧迎面走過來，當胸揪住了他，狠狠地撼了一撼。「魂兒給無常攝去了？」

「一個人走在大街上！看你這張臉鐵青得像死人一樣！」小順鬆開了手，望望天。「變天了，再不下雨，死了，算了。」

小樂忽然癡癡地笑起來。

「劉老實回來了？」

「那人還坐在縣倉前樹下，打盹呢。」小順往家門前走了兩步，又回過頭，曖昧的端詳著他，